

纯属虚构

“我弟弟是同性恋！”

电话另一端传来的声音，让季曼婷差点没将刚吞进喉咙里的水呛了出来，她咳了几声之后，才又很镇定地开口：“你怎么那么肯定？”

“我才不是肯定，”话筒的另一端传来方洛雪咕哝的声音：“我只是猜测罢了，可是，我想……”她又是用肯定句：“一定八九不离十。”

但她的话却只得来曼婷一声笑，这个从小学在一起的死党，到现在那种爱操心的老毛病还是没改。

“别笑，”听见她的笑声，洛雪急忙接口：“我说的可全都是真的呢！每次我打电话给他，都是一个男的接的，铁定是他的情人。”

“说不定是他的室友。”

“不可能！”她再确定不过了：“那个男人连说话都嗲声嗲气的，就差我看不到他长得什么样子了，铁定是个同性恋。”

“拜托，”曼婷真的是败给她了：“你住得那么远，怎么还那么神经质啊？”

“怎么可能不神经质？”洛雪倒是不赞同她的理论：“就是住得那么远才担心啊！”

一个人住在旧金山的房子，他可是我们家唯一的男人呢！要是真变成了同性恋，那我们家可不就大乱了？”

“都几零年代了，”曼婷不以为意地扬了嘴角：“哪还有人流行什么传宗接代的事啊？更何况，旧金山本来就是同性恋的大本营，就算你的弟弟真的变成了同性恋，也没有什么好稀奇的啊！”

“不管！不管！”她才不要想象那种事情发生在她自己的弟弟身上呢：“所以我要打电话给你啊！”

“我？”她睁大了眼睛，倒是不懂方洛雪的脑子里到底又想出了什么鬼点子？

“是啊！”方洛雪开始准备她的计划：“反正你人也在旧金山，刚好一举两得。”

“什么一举两得？”她听得模糊。

“你不是刚好在找房子吗？就干脆住进我们在旧金山的房子，那房子很大，就留给他一个人住太浪费了，你去住那里，一个月房租铁定也省了五、六百块美金。”

可是，事情一定不止这么简单：“然后呢？”

“然后……”电话的另一端传来些许诡异的笑声：“你可以当我的眼线，顺便探探他到底是不是同性恋……”

“探他？”她更模糊了：“怎么探？”

“就是三不两时光在身子在他面前走来走去的啊！要是正常的男人，铁定会有反应的……”

“洛雪！”她的话都还没有说完，话筒的另一端便传来季曼婷的吼叫声：“你疯了啊！我可是有男朋友的，怎么可以……”她光想到那个画面就觉得脸红。

“又不是叫你假戏真做！”方洛雪急忙接口：“你只要做个样子探探他就可以了啊！”

“不成！”她才不会为了友情出卖自己的色相。

“拜托啦！”她几乎可以想象方洛雪在电话另一端求情的样子：“好歹我们也朋友那么久了，你该不会连这点小忙也不帮吧？”

“小忙？”季曼婷还是摇头：“这可是出卖一辈子的名誉呢！”

“要不然就看在一个月省下的五、六百块份上嘛！”她用尽其极：“好啦！你不是要环游世界吗？这一存，够你多玩好几个国家了！”

这会，季曼婷倒是没有开口了，这一个月省下五、六百块美元，的确替她省了不少，只是……

“好啦——”

她的思绪还没告一个段落，话筒的另一端又传来方洛雪的声音：“反正你对他又没有什么感觉，不会有什么影响的！”

季曼婷抿起了一张娇俏的小嘴，顿时之间觉得她说的话仿佛也有那么一点道理：“……让我想一想。”

“别想了啦！”看自己逮到机会，她才不会轻易放过呢：“我们方家能不能延续下去，全部都看你了！好了！老爸在叫我了，我要挂断了，改天再打电话给你！再见。”

“喂——”

季曼婷根本都还来不及反悔，电话的另一端便传来电话挂断的嘟嘟声，她楞了一会，这才缓缓地挂了手中的电话。

只是没多久的时间，一抹半无奈的笑意便如烟般地划上她的嘴角，她叹了一口气，对这一整件事都觉得好笑。

什么叫方家能不能延续下去全都看她了？

这听起来就让人家觉得好严重，好象什么生死大任全都扛上她的肩头似的，想着，她情不自禁地又笑了；洛雪就是这样，老爱将事情说得好象很严重似的。

她摇摇头，自椅子上起身，慢慢地走至厨房为自己倒了一杯果汁，站在窗口，望着窗外的街道，今天的旧金山还是跟往常一样，阴阴的天气。

还是乖乖的待在家里好了！

她为自己做了一个决定后，便又继续转身走向客厅里，拿了一本书，随手放了音乐，整个假日又莫名地变得悠闲了起来。

刹时间，方洛炜的影像就这么突然地涌上她的脑海里，她放下手中的书，霎时觉得有趣。

她对方洛炜的记忆，就限于小学六年级的时候，那时候他才五年级，虽然大她三个月，却因为她早读的关系而整整小了她一个年级。

她还记得自己曾经偷偷地暗恋过他呢！可是，因为碍于自己是洛雪的好朋友，又长他一个年级的关系，所以也就不告而终了。

之后，小学一读完，他家人便送他到旧金山了，从那次之后，她便从来都没有看过他了。

十二年了……

现在她都已经是个二十四岁的人了，儿时的记忆，早已显得有点模糊了，她笑了；不知道他是不是还是像以前那个样子？

来到旧金山工作也是这一、两年的事，可是为了完成自己环游世界的

梦想，却每个月都要省吃俭用的，如果一个月可以省下五、六百块……

嗯……她还在想；自己应该没有什么损失才对。

美国，旧金山“你要去跟一个男的住？”

季曼婷才忙着收拾自己的行李，就见戴门睁大了眼，不能置信地仍在消化她刚刚所说的话。

戴门是她的男朋友，是个标准的外国人，金发、碧眼，长得很高，也很帅，是个颇有名气的模特儿。

两人在一起也差不多半年了，只是，好象从来没有想过要同居在一起的事。

“嗯，”她没有抬头看他，随手又拿了件毛衣放进行李袋里头：“是朋友的弟弟，她要我帮忙照顾他。”

“不成，”他没把她的话听完就猛摇头：“这跟同居根本没什么两样。”

“拜托，”她翻翻白眼，又折了件衣服放进行李袋里：“是朋友的弟弟，根本扯不上同居。”

看她一直忙着打包行李，戴门顺手将她刚折进的衣服又拿了出来：“跟男人住在一起就算同居。管他是不是你朋友的弟弟，只要是男人都要小心一点。”

“喂！”看他把自己的衣服拿了出来，曼婷发出一声抗议：“你这样子，我会一辈子打包不完的。”

“那就别搬了！”他像个小孩子似的说道。

“如果不搬，”她双手交叉胸前，半逗趣地望向他问道：“那我要住哪？”

这会，他倒没有开口，只是紧抿着双唇，什么话也没说。

而她，好象早就料到他会又这种反应，随手又将他手中的衣服抽了回来；认识他这么久，他从来没有提过两个人要住在一起的事。

对他来说，个自住在自己的地方才能保有彼此的空间及隐私权……

“自私，”曼婷一声咕哝：“不要跟人家住，也不要人家去跟别人住……”

“曼婷，”他握住了她的手：“你知道的，我的工作这么不固定，我怕我们两个要是住在一起之后会有很多的压力，你不觉得我们现在这样很好吗？”

“我没有说不好啊！”她连看都不想看他，顺势又将自己的手抽了回来：

“所以我才要找同居啊！一个月还可以省个五、六百块，没什么不好的啊！”

“可是，”他又将她拉了回来，一把将她拉坐进自己的大腿上，伸手轻抚上她细致的脸庞：“你长得这么漂亮，我只是担心罢了。”

漂亮？

不行！她嘟了嘴，撇开脸；她还在生气呢！才不能因为他一句赞美就放了他了！不行的……

可是，无意之间，她看见墙上镜子里的自己；皙白的脸上总是映着淡淡的苹果红，一双柳叶般的眉头及乌黑的大眼，和一双小巧醉人的红唇总让她的五官显得更加深邃。

她真的漂亮吗？

在他的身边总是有那么多的漂亮的女人，每一个都是模特儿的高挑身材及美丽脸孔，而她虽然不胖，但才一六的身高，跟她们比起来，真的称得上是漂亮吗？

“生气啦？”

看她一直没有开口，戴门挑高了眉头问道。

“没有。”她心虚地撇开自己的脸，害怕让他看到自己心里的疑惑。

那知，他一个用力却反而将她一把压在床上，他性感的脸上盈了抹诱人的微笑，半挑逗的吻上她耳垂。

“别气了嘛，”他技巧地挑逗着她耳后的性感带：“跟你说对不起啰……”

而那股发痒的感觉，让她刹时忘了原有的怒气：“好痒，”她在他怀里咯咯地笑了起来，伸手直顶向他结实的胸膛：“好痒喔，啊——快放开我啦！”

他开始伸了双手在她的腋下搔痒起来：“那你可得要先原谅我才行。”

“啊——”她受不了那股发笑的情绪如蚂蚁般地在她的心头窜流，只好连忙开口：“好啦！好啦！原谅你了！原谅你了——”

一直到他放开了双手，季曼婷这才大大地松了一口气，等到呼吸开始恢复正常之后，她随即给了他一个白眼：“卑鄙！”

他没有说什么，只是盈着那抹诱人的笑意，再度倾身吻上她娇艳的红唇：“我最不想看到你生气了。”

他就是这种个性，才老让她觉得无可奈何。

她伸了手，缓缓地环上他的颈项，脑子里刹时浮现方洛炜的影像，只不过……是小学五年级的样子……：“其实，”她的脸上扬了抹蜜似的笑容：

“你根本不用担心，朋友的弟弟是个同性恋，对女人没有兴趣的……”

她的话让戴门抬起头，满是质问地望向她：“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她盈着那抹笑容，伸手抚上他英俊的脸庞：“想看你为我吃醋的样子啊。”

“好啊，”他可不饶她：“看我怎么修理你。”

看他又伸起了双手，季曼婷开始求饶：“不要——”

方家的住宅位于三十九号码头附近，是栋面朝海洋的别墅，由于这个地方曾经是五、六零年代，嬉皮聚集的地方，所以一直到现在仍有很多嬉皮的商店及文化气息浓厚的特色商店林立。

当然，这个地方如今也成为许多游客驻足的观光胜地。

季曼婷拎着两袋不大不小的行李，几乎是走遍了整个人挤人的渔人码头，又走上一段小坡，才来到方家的别墅。

可恶的司机因为看码头前面有表演活动，挤了整个街道的人潮，因为不想浪费自己的时间，便索性罢工，赶她下车。

真是气死她了；这两个行李虽然不算大，但叫她一个瘦弱女子拎着走了这么长的一段路，简直是要了她的命。

走上坡时，她还上气不接下气，满肚子牢骚地咀咒那个没良心的司机：“看我写信到司机公会去告你……”说归说，她已经忘了那个司机叫什么名字。

突然间，脑子里的所有咀咒全因为眼前所出现的建筑物而住了口，她目瞪口呆，怔怔地望着眼前的这栋别墅。

那是一栋以白砖及玻璃组合而成的建筑，建筑的理念虽然简单，却让人有种叹为观止的感觉，蓝色的窗棂及门板，搭上庭前的绿树，竟让这一整栋建筑有种小希腊的感觉。

像个海市蜃楼似的；这是她从事建筑设计这么久以来，第一次对一栋房子有如此不真实的感觉。

她笑了笑；方家的人奇怪，连住的地方也跟别人不一样。

想着，她低头从口袋里拿出了那把钥匙，那是洛雪前几天特地叫人家快递过来的。

真的是，她叹了口气；洛雪的急性子真是一辈子改不了，才刚掉完电话没多久，就派人送钥匙过来给她，也不确定她到底准备好了没有。

她开了外围的铁门，延着庭院里的小石路缓缓地走到那扇偌大的大门前，原想拿起另一把钥匙开门，但理智还是让她暂停了自己的动作。

还是先按一下门铃好了。

她放下了手中的行李，一副准备好自我介绍的样子倾身按了门铃，却久久都不见任何人来应门。

难道是门铃坏了？她倾身又按了一次，还是一样没有任何的反应。

她耸耸肩，倒觉得无所谓，没人来应门反省了她自我介绍的拘束，她再度拎起了自己的行李，才正准备拿着钥匙上前开门，一阵开门的声音却在这个时候响起。

她还来不及做任何的反应，眼前的大门已经开了，紧接着出现的的是一个男人高大的身影。

男人什么话也没说，只是朝她手中的钥匙望了一眼，随即又将视线放在她的脸上，没一会的时间，他的脸上立刻盈了一抹浅浅的笑容，双手交叉在胸前，半倾身地斜靠在门槛上。

而此时的季曼婷根本没有想到有人会来开门，刹时间有种手足无措的慌乱，她急忙收起了手中的钥匙，随手丢下了手中的行李，刚刚准备好的自我介绍才刚要出口，抬头却因为眼前的人影而再度怔了住。

那个男人很高，在这么近的距离，她几乎要抬起整个头才看得到他的脸。他深黑的眼眸有种让人猜不透的温柔，明显的五官及嘴角上那抹诱人的微笑，让人有种说不上口的性感。

黑色的发丝柔顺地半落在额前，麦色的肌肤搭在他结实的身上，更加突显他标准的衣架子身材。

那件宽大的白衬衫，半扣地在他身上画出些许优美的曲线，搭上那条合身褪色的牛仔裤，他反像个……艺术家？

季曼婷摇摇头，急忙挥开脑中的那个影像；不对！不对！这不是他记忆中的那个方洛炜啊！

他应该小小的，大概跟她差不多一样高，大大的眼睛，白白的皮肤，很可爱、很可爱才对啊！可是眼前的这个男人，一点也称不上可爱，他……她刹时找不到合适的形容词；他好……性感。

老天！她一定是走错地方了，要不然就是认错人了，为什么她感觉自己的脸好象有种被火灼伤般的滚烫？

不对！不对！她又急忙拉回自己的思绪；他可是方洛雪的弟弟呢！她到底在想什么啊？怎么会觉得她的弟弟性感呢？

就算小学的时候曾经暗恋过他，但那也是十二年前的事啊，怎么到现在还有种脸红心跳的不知所措？

“咳！咳……”她轻咳了几声，努力地试着拉回自己的声调之后，终于可以镇定地开口：“我……我是……”

“季曼婷？”

他低沉性感的声音让她莫名地又是一阵惊愕，她猛抬头，一双美丽的双眸睁得如铜铃般大地望向他：“你……”在过了这么久之后……：“还记得？”

他笑了，性感的脸上有种杀人不偿命的诱人笑容：“不记得，”他连声音都好有磁性：“姊姊刚刚打电话来通知我了，进来吧。”他说罢，顺手拿起了地上的行李走进屋内。

望着他的背影，不知怎么地，竟因他的诚实而感到一阵莫名地黯然。

是啊，他怎么会记得她呢？

季曼婷暗自一声苦笑；都已经这么久的事情了，再有趣的记忆大概也都成了陈年往事了吧！更何况她还是他姊姊的朋友呢？

对他来说，她说不定比一个陌生人还要来得生疏呢！

不知怎么地，她的心里头竟因此而感到一阵莫名的失落，她摇摇头，笑自己的胡思乱想，这便跟他的身后，缓缓地走进了屋内。

有什么好失落的呢？她这样告诉自己；她可是有男朋友的人呢……

2

“……所以我现在开始就要在这里打扰你了。”

季曼婷为自己编了一个很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理由之后，便心虚地低头喝起自己手中的热茶，怎么也不敢直视方洛炜过份性感的眼神。

什么叫找不到房子，又付不出房租？她翻翻白眼，鬼才会相信她所说的话，要不是看在一个月省个五、六百块的份上，她才不要做这种侦探他是不是同性恋的鬼工作呢。

不……她以眼角偷偷地巡视了下四周，只觉得这间房子真的很漂亮，一整面的玻璃将阳光毫无保留地照进了整个屋子，半个天花板的天窗将天空呈现得一览无遗，楼中楼的设计，刻意地突显整个空间的视野，屋子里面到处是超大型的盆栽，简单却也呈现一种脱俗之美。

另外有一扇门是直接通往温室的，显然是喜欢将自己置身在绿室里的构想，屋子里面没有什么很复杂的摆设，宽大的厨房和饭厅，就连家具的选择都是极简单的线条，有种现代及古典的混和之美。

她暗扬了嘴角；像这样的屋子，一个月省下的，可能还不只五、六百块美元呢！

“你刚到这里吗？”

方洛炜性感的声音这又拉回她远走的思绪：“这里？”她还没回过神，指的是他家吗？

“旧金山，”他又补充道：“你刚到这里吗？”

“喔，”她知道他在问什么了：“没有，”她摇头：“来这里好一阵子了，只是最近有点金钱上的问题……”她又趁机补充了一句。

但他很显然的，并不对她的金钱状况感到任何的兴趣，只是扬了抹诱人的笑容，亦喝起了手中的热茶：“既然来了，”他的眼角弯成了两道美丽的弧线：“就别担心那么多了，你既然是姊姊的好朋友，我自然不会跟你收房

租的。”

姐姐的好朋友？

对他来说，她就仅只于此吧；她暗自叹了口气，缓缓地抬头望向他性感的脸庞，他温柔的笑容，让人很容易变得忘我。

真的是同性恋吗？她悄悄地问自己；刹时希望他只是一个普通的男人……

“对了，”他突然抬起头来的眼神让她吓了一跳：“我还没自我介绍吧，我叫方洛炜……”

“我知道。”她急忙低下自己心虚的眼神：“我早就知道你的名字。”

“是啊！”他的脸上又是那抹性感的笑容：“我怎么忘了你跟姊姊的关系呢。”

才不是！季曼婷在心底头叫屈，她之所以知道他的名字，是因为自己整整暗恋了他好一阵子。

当然，她没有开口；因为那已经是十二年前的事了……

“我带你去看你的房间吧！”打破了那段尴尬的沈默，方洛炜起身拿起了她的行李走向楼梯口。

她坐在原地怔愣了好一会，这才缓缓地起身跟在他的身后。

她的房间就在楼梯上去后的右方，一张简单的大床及基本的摆设，出去还有一个阳台，刚好可以看见整个海港。

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这简直比她当初预算的还要来得很多。现在叫她离开，她都显得有点舍不得了。

她环望了下整个窗外的景色，刹时意识到阳台的旁边还有一个阳台，相连得很近，不知道是谁的……

“我的房间就在你的隔壁，”他回答了她的疑惑：“如果你有什么问题随时可以来找我。”

“哦！”她轻应了一声，心里倒是得意；如果他的房间就在隔壁，那观察起来就显得方便了许多了。

“好了，”他将她的行李放在床上，礼貌性地退至了门口：“我有事要先出去了，你就慢慢的整理吧。”

“洛炜！”见他转身要离开，曼婷急忙叫住了他，他转过了头，但他性感的眼神反倒让她有点不知所措：“……晚点一起吃饭吧。”

她的话让他楞了一会，随即回给她一抹性感的笑意：“今天可能不行，我跟朋友有约，不如改天吧。”

她显得有点失望：“那就……改天吧。”

“晚点见。”

“晚点见。”

她的话一落句，他的身影便随即消失在门板之后：“……改天……”她再度望向窗口，就见他的身影没多久便开着车，从车库旁长驰而去。

唉！她又叹了一口气，真不知道自己到底在觉得沮丧什么？

好吧！她硬是强迫自己镇作起精神，转身望向身后的行李；就来整理行李吧！她可有好多事要做呢！

“到底怎么样嘛？”

话筒的另一端传来方洛雪紧张又带好奇的声音，让季曼婷不禁扬了嘴

角，刚洗完澡的她正舒舒服服地躺在那张柔软的大床上，半慵懒地伸展了自己的四肢，听见方洛雪这么紧张的样子，反倒让她觉得有趣了起来。

“拜托！”她刻意拉长了语调：“我才刚刚搬进来还不到一天呢！怎么可能这么快就知道了。”

“那你有没有看到那个男的嘛？”她指那个说话嗲声嗲气的男人。

“男的？”季曼婷回想了一下，直摇头：“没有。除了你弟之外，我谁也没看到。”

洛雪还是不相信：“那一定过几天就会出现。”

“大概吧，”曼婷笑得不以为意，她可不认为真有这么一号人物：“洛雪，”她轻唤她的名字：“其实你真的不用那么担心，我看你弟还蛮正常的，应该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真那样才好，”洛雪又是一阵咕哝：“这么多年来，也不见他交个女朋友，你看过哪一个男人都二十四、五岁了，还没有一个女朋友的？”

“说不定只是没带回家而已，你怎么知道他没有女朋友？”

“不管啦！”她没看到就是不算：“反正你帮我好好看着他，探探他！一有什么消息一定第一个让我知道，好吗？”

“好啦！好啦！”再怎么斗不过她：“我要挂电话了，长途电话很贵的。”她说罢，道声再见之后便挂了手中的电话。

真是的，她笑着摇摇头；她就是斗不过洛雪的脾气，哪有人家姊姊那么紧张自己弟弟的？

只不过……要看着她弟弟可真不是件难事，长得那么帅，多看几眼也不会觉得累。

她笑着，刹时想起了戴门，自从搬进来之后就一直没有打电话给他，他现在应该在巴黎走秀吧，也不知道时差多少？

想着，才刚要拿起话筒，一声车库的关门声却拉回了她所有的注意力。

他回来了吗？

她望向了窗口，下意识地挂上了话筒，下床走出了阳台，车库的灯却在这个时候关了起来。

她楞了一会，又望向身后的门板，许久都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是该装做什么都没听到呢？还是出去看一看？

一直犹豫了好久，她这才下定了决定；还是出去看看好了……

“真是的，庆功也不用把自己灌得这么醉啊。”

乔治扛着方洛炜，半咕哝地扛着他一步一步地走上楼梯，仿佛对整个屋子很熟悉似的，一上楼便直往他的房门走去。

他是个中法混血儿，不太高，却有着明显的五官，及肩的棕发和瘦小的身材，站在方洛炜身旁便形成很强烈的反比。

即使如此，他此刻还是很努力地将早醉得不醒人事的方洛炜抬至床上……

“真是的，”他为洛炜脱下了鞋子：“不会喝酒也爱跟人家凑热闹。”说着，他又顺手为他脱了襪子：“也不秤秤自己的酒量，每次喝酒都把它当水喝的。”他说话的时候的确有种嗲声嗲气的感觉。

“就算是庆祝也用不着那么高兴啊！”他伸了双手在空中无奈的挥一挥，便又低身脱掉他的白衬衫：“把自己灌得这么醉，还不是我要把你扛回来，

真是的，”他说话像个女人似的：“重死了，每次把你扛回来都快累死我了。也没得到什么好处……”

而此时的方洛炜，早就已经熟睡了，根本没有把他的的话听进耳里，一触及被单，便随即拉上自己的胸口，沉睡了起来。

而望着他这个样子，乔治也莫可奈何了，真还要帮他脱裤子，可能还要花上好一阵子了，今晚他也喝了不少，可没有那么多的力气。只是……

望着他熟睡的样子，还是让人情不自禁地有点冲动；他扬了嘴角，像小偷似的望了下四周，在确定没有人之后便缓缓地倾身。

就当是自己扛他回来的奖赏好了……

只是，他的嘴唇都还碰不到方洛炜的唇瓣，一道突而其来的叫声便快吓得他半死。

“你干什么？！”季曼婷虽然是好意进来看看，却没有想到自己会看到这个画面！

眼前的这个男人竟然要趁他睡觉的时候偷袭他？

笑话！她怎么会允许？

那个男人在暗地一声低咒后，终于抬起了头，但一看见季曼婷便皱起了眉头：“你是谁？”

“你又是谁？”她才不会让他先发制人。

看她没有回答自己的问题，乔治只是一声不屑：“女人。”他懒得理她，心想；只有女人才老爱玩这种影子游戏。

他随手拎起自己的外套，漫不经心地走向了门口，一直到她身边之后，这才又转头朝她说了声：“你告诉洛炜，”他把她当传声筒：“说我明天再过来找他。”说罢，扬起了下颚，连理都不理地便朝楼梯口走了下去。

什么嘛？

望着他离去的背影，季曼婷还是一肚子的牢骚；他到底把她当什么了？走路还扭腰摆臀的，像个女人似的，真让人恶心。

刚刚还想偷亲洛炜？

想着，她急忙走近了床沿，下意识地检视了下他在洛炜身上有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

可是，视线才刚落在洛炜的身上，方才所有恶心的感觉便全都一扫而空了。

他熟睡的容颜丝毫没有任何的防备，赤裸的胸膛清楚地展现他结实的肌肉，他的五官真的好明显，就连他睡觉的时候都可以清楚地描绘出来，还有他的头发，好象很柔软，顺势地落在枕头上，喔！还有他的嘴唇……

好性感，好象可以将每一个怀里的女人溶化。

她不自觉地低倾了身子，脑子里却刹时浮现出那个同性恋的影像。

不行！她急忙拉回自己的理智，她才不会让自己沦落得像那个同性恋一样，趁人之危呢！

可是……

她又回头望向方洛炜熟睡的样子，一股无奈的笑意随即在她的嘴角扬起；看他这个模样，也难怪别人会趁机偷袭了。

害她差点也快成为罪魁祸首之一。

她盈着笑容，慢慢地为他盖好了被子，在叹了口气后，便举步朝门口的方向走了出去。

看这个样子，她不好好做点调查真的是不行了……

“凯莉，我这一阵子不会进公司了。”

季曼婷坐在光线充足的饭厅里，拿着话筒轻声地说道，眼睛还不时地望向楼梯口，随时注意自己是否吵醒了睡梦中的方洛炜。

经过昨晚彻夜的思考之后，嗯……其实只有十分多钟的思考时间，她终于决定要待在家里工作了。

原因是她昨天见过那个娘娘腔的男人之后，便再也不放心方洛炜一个人待在家里了，身为方洛雪的好朋友，她觉得自己有义务要看好洛雪的弟弟，当然，她最害怕的是那个娘娘腔会趁她不在的时候偷袭他。再其次，既然她骗洛炜说她是个没钱的穷学生，当然没有理由还朝九晚五的上下班。

她决定给自己一个月的时间，好好的观察方洛炜到底是不是个同性恋……

“为什么？”话筒的另一端传来凯莉抱怨的声音，刹时又打断她远走的思绪：“咱们手头上还有 Anderson 的 case 要做呢，你怎么可以不来呢……”

“我知道，”她又以眼角瞄了下楼梯口：“那个案子我会在家里做完，找个机会拿进公司的，你不要担心。”

“可是……”

“就这么决定了，”她好象听到开门的声音：“我不会耽误公司的案子的。好了，”她看见方洛炜的身子缓缓地自楼梯口走了下来：“我不多说了，改天再打电话给你。再见。”说罢，也不待凯莉开口，她这便一口气将电话挂上了，随即拿起了桌上的报纸，吃起了眼前的麦片，眼角倒随时注意方洛炜是否有任何的动静。

过多的酒精让方洛炜的头到现在都在隐隐的作痛，他缓缓地走下了楼梯，到厨房为自己倒了杯白开水，仍不记得昨天是怎么回到家的。

“早。”他在餐桌旁坐了下来，向眼前的季曼婷招呼道。

而她，刻意佯装漫不经心地跟着一声：“早。”天知道自己看到他半赤裸的上半身也会脸红心跳。

他没有说话，只是一会，一声浅笑声让她自报纸里抬起了头。

“笑什么？”她问得有点心虚，感觉自己好象做了什么坏事似的。

“没什么，”他笑着喝了口手中的白开水，随即伸手指了指她手中的报纸笑道：“报纸拿反了。”

一股燥热如火山爆发般地涌上她的脸颊，她原本暂白的脸在瞬间变得羞红，她急忙折起手中的报纸，尴尬地放在一旁。

“咳！咳！”她试着掩去那抹尴尬：“我……我只是看到……有张图片好象应该倒着看……”她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好象愈是紧张就愈显得手足无措。

“是吗。”他反倒什么话也没说，脸上仍盈着那抹性感的笑容，随手便拿过她眼前的报纸：“那我应该也来看看才对。”

“不！”她反射性地起身抢过他手中的报纸，却因为动作太大反而让放在桌上的白开水溅得他一身：“对……对不起。”她还是将报纸拿了回来：“今天的报纸没什么好看的，所以……”老天啊——她到底在说些什么：“真的很抱歉。”她手忙脚乱地抽了一大坨的纸巾，急忙跨过桌面，为他擦拭一身的湿漉。

“真的很对不起！”她还在倒歉，那阵慌乱让她美丽的眉宇在瞬间全皱成了一块：“……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刹时间，一阵爆笑声让她莫名地抬起头，就见他诱人的脸庞上此时又是一抹性感的微笑：“别擦了，”他拉开了她的双手，深邃的黑眸在此刻弯成两道美丽的弧线，他低沉的声音缓缓地开口：“你一直擦‘那个地方’，可不怎么好看。”

她低了头，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双手竟都一直环绕在他的男性器官上；老天！那股燥热再度划上她细致的粉脸，她再也不会比现在更尴尬了。

“对……”她变得有点手足无措：“对不起，我不知道是‘那个地方’……”
老天！

怎么有种愈描愈黑的感觉。

“没关系，”他无所谓地笑道，起身走至浴室为自己拿了条毛巾：“反正一会就干了。”

“洛炜，”她站起身，怎么感觉自己反像个小学生似的：“我……”

“洛炜！”

她的话都还来不及开口，一道声音便在此刻打断了所有的对话，两人都反射性地抬起头，就见昨天晚上那个娘娘腔的男人，竟在这个时候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

“你……”

季曼婷惊愕的表情还来不及说个一字半句，乔治早已不屑地朝她睨了一眼，扬高了下颚，大摇大摆地从她眼前走了过去。

“洛炜，”他连招呼都没向她打一声就直直地朝洛炜站的方向走去：“真是累死我了，昨天一个人把你扛回来，害我现在整个人都腰酸背痛的。”

“原来是你啊，”方洛炜的脸上盈了抹笑意：“我还在想我昨天是怎么回来的呢！”

一早起来就发现已经躺在自己的床上。”

“还说呢！”他的眼里根本完全无视于季曼婷的存在：“看你昨天一副把酒当水喝的样子，我就料到会有那样的结果。”

“真是谢谢你。”他笑道，这又望向眼前的季曼婷：“对了，你们还不认识吧。”

他伸了手，想将她介绍给乔治，却没想到他反倒一声高调：“哎呀！”他故作惊讶地以单手搥上自己的脸颊：“你的家里怎么有女人啊！”

“别这样，”他一声浅笑，顺手拉下乔治搥在脸上的手：“她是我姊姊的朋友，叫季曼婷。曼婷，他叫乔治。”他礼貌性地为两人介绍了名字。

“哼！”就见乔治撇开脸，甩开自己的手，连握手都是一声不屑：“还是个女人啊！”

这个该死的同性恋！

季曼婷以美丽的大眼直直地瞪向了眼前的乔治，恨得牙痒痒地直在心里头低咒，要不是因为方洛炜在这里，她早给他一点颜色看看了。

这个趁火打劫的死同性恋……

“曼婷从今天开始要住在这里……”

“什么？”洛炜的话都还没有说完，乔治这又是一声：“这个女人要住在这里？”

“是啊！”她可不让他有任何反驳的机会呢，马上很虚伪地扬了抹蜜似的

微笑后又伸了自己的手：“这表示，以后我们还要多多‘关照’对方呢！”

“谁需要你的关照了？”他又甩开她的手，脑子里还没忘记她昨晚是怎么破坏他的好事呢：“洛炜，”他开始转头找救兵：“你不是真的要让她住在这里吧？”

“没什么关系的，”他开始走向客厅：“反正这个房子这么大，我一个人住也浪费。”

“那我也搬过来跟你一起住！”他紧跟在方洛炜身后，在经过季曼婷的时候转头瞪了她一眼，却反得来她一个吐舌。

“别闹了，”他好象对整件事都觉得好笑：“你不是也有自己的地方吗？干嘛还跑过来跟我一起挤？”

“可是……”乔治又转头望向身后的季曼婷，她还在跟他做鬼脸：“我只是有点担心你嘛……”

她才要担心他呢！“不用担心！”她急忙接口，跨大脚步在乔治身旁又是一个鬼脸：“我会‘好好的’照顾他的。”

“拜托！”方洛炜突然转过身让季曼婷急忙收起自己的鬼脸，她镇镇自己的表情后，就见他又开口：“谁都不用来照顾我！”他的脸上仍盈着那抹诱人的笑意：“我又不是十几岁的小孩，你们干嘛一副很紧张的样子啊？”

“我才不紧张呢！”季曼婷摊了摊双手，故意装做一副很无所谓的样子给一旁的乔治看：“我只是怕乔治先生太担心啊！”

乔治半嘟了嘴，侧面看上去还真的有点像个女人。

“那……”他还在生闷气：“那你早点陪人家出去。”

人家？季曼婷又觉得一阵好笑；连他也学女人说“人家”……

“不行。”方洛炜倒是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曼婷来都还没有庆祝呢，今天晚上我可能要带她出去。”

“哼！”乔治高傲的个性让他在此刻又是一阵轻哼：“那我要先回去了。”说罢，扬高了下颚，连声招呼都不打地便朝门口走了出去。

一场闹剧好象在瞬间又变得安静了起来。

“没关系吧？”她还是要很有风度地问一声。

“别理他，”他的脸上还是那抹性感的笑意：“铁定气一气就好了。”说得好象这种事发生了很多次似的。

看他转身，季曼婷朝门口又是一个鬼脸；这个死同性恋，她才不会让方洛炜掉入他的魔掌当中呢！

“对了，”方洛炜突然转过来的身子让她又急忙地收回自己的鬼脸：“你今天晚上有空吧！我们可以到餐厅去吃个饭。”

“当……”她还在收回自己语调：“当然有空。”

看她有所异样，他好心地又是一句：“你没事吧。”

“没事。”她笑得尴尬；她才不会让他捉到自己向乔治做鬼脸的样子呢！

“对不起，”电话的另一端传来一阵吵杂的声音，就连电话彼端的季曼婷

都不太确定她是不是听得见自己的声音：“喂？喂？请问戴门在不在？”

“什么？”电话的另一端是个女的，浓厚的法国口音正试着从吵杂声中提取季曼婷的声音。

“请问——”她拉高了自己的音量，又重复了一次：“戴门在不在？”

“Demian？”她仿佛听懂了季曼婷的话，一声等一下，便转头在吵杂声中大叫戴门的名字。

季曼婷暗地叹了一口气，从来没有想过打个电话给他竟要花上这么久的程序；一直过了许久，电话的彼端才传来熟悉的声音……

“Hello？”

“戴门？”

“曼婷？”戴门的声音显得有些惊讶：“你怎么打电话来了呢？”

“是啊，”感觉自己好象很久没有听到他的声音似的：“搬来这里之后一直没有打电话给你，想知道你在巴黎过得怎么样？”

“很好。”他好象向四周的人说了些话之后又转回话筒：“那边一切都还好吧？”吵杂声让他的声音显得断断续续的。

“很好，”她扬了嘴角：“朋友的弟弟跟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

“曼婷，”她的话都还没有说完，他的声音便又打断了一切：“我还有点事，不能多说，我回旧金山再打电话给你。”

“你什么时候回来？”

“可能还要一、两个礼拜。”电话那一端的吵杂声显得更加的大声：“就这样了，我再打电话给你。再见。”

“再……”她的话都还没有说完，戴门早已将电话挂上。

听见话筒不断地传来嘟嘟的声音，她的心头竟莫名地感到一阵沮丧，这么久没有听到他的声音了，没想到一打电话竟然是这么简短的对话。

她原本还以为两个人可以好好地聊一聊天呢……

“以这么失望的表情望着话筒，该不会是让男朋友挂了电话了吧？”

方洛炜低沉性感的声音刹时打断了季曼婷远走的思绪，她反射性地回了头，就见他的身影不知在何时已站在门口，正盈着那抹诱人的微笑望着她。

“没有，”她心虚地挂上话筒，甚至不敢直视他半弯的黑眸：“只是突然忘记朋友的电话，所以只好对着话筒发呆。”

“是吗。”他没有再多说什么，善解人意的他好象早已习惯为他人保有该有的稳私：“准备好了吗？”

“嗯。”她点点头，便自床上站起身。

在打电话之前，她早已为自己换好衣服了；简单的紫罗兰色无袖连身裙合身地描绘出她玲珑有致的曲线，针织的裙襞轻柔地在她的膝上襞动，她什么妆也没化，只是浅浅的口红颜色已把她原本就精致的脸庞显得格外的突出。

他扬了嘴角，快速地欣赏她的每一道曲线，心想；她大概没有意识到，像她这样优厚的条件，其实很适合当个模特儿。

“好了吗？”她走至他的身旁抬起头轻问道。

他回给她一个微笑，半弯的眼眸总让人感到不自觉地迷惑：“好了。”他弯起了自己的手臂，好让她的手勾上他的臂弯：“只不过，还要告诉你一件事。”

“什么？”

季曼婷抬起头，还来不及从对话中反应过来，他轻柔的吻早已落在她的额际，她听见他低沉性感的语调淡淡的一声：“你很漂亮。”说罢，便领着她走向楼梯口。

不知道为什么，只是一句轻声的赞美，竟让她原本苍白的脸颊在瞬间热得像火烧似的，好象他的每一句话都在不知不觉中窜流在她身体的每一处感官神经。

她抬头望向他诱人的脸庞，思绪顿时变得迷惘。

他真的是同性恋吗？好象有那么一刻的时间，她觉得他应该不是……

晚餐在海湾的一家水上餐厅用餐，昏黄的灯光和悠柔的八零年代抒情音乐，让整个气氛多了种难以言述的浪漫。

月光映像在海面上，随着水层面的波动浮现出若隐若现的光点，将整个海平面雕塑成一大片闪亮的舞台。

来旧金山这么久了，这还是季曼婷第一次到这个地方。

旧金山海湾的海鲜一向远近驰名，好象不管做成什么样的料理，都比一般来得鲜美可口。

想着，她又叉了块龙虾肉放到自己的嘴里，喜欢那种好象入口即化的感觉……

“这里的海鲜真的很好吃，”她显然很满意自己嘴里的食物：“吃再多都不会腻似的。”

方洛炜微微地扬了嘴角，性感的脸上刹时又多了份诱人的温柔，他举起了眼前的酒杯，轻啜了口杯中的香槟，许久才缓缓地开口：“只可惜，太多的海鲜，对会过敏的人来说可不是一大福音。”

她才不管：“我该庆幸我的母亲把我生得百毒不侵，吃什么都不会过敏。”

他没有接口，脸上还是盈着那抹微笑；老实说，他不说话的时候，美得像个雕像，老让她看得有点出神。

“你的话好象不多。”

他的嘴角又上扬了一度，沉稳的他早已不像记忆中那个可可爱爱的小男孩，他又轻啜了口手中的香槟，深邃的眼眸足以溶化每一个女人：“是吗。”他有点不以为意：“只是比较喜欢听别人说话。”

“什么话都无所谓？”她只是好奇。

“什么话都无所谓。”

季曼婷望着他英俊的脸孔，竟霎时不知道自己该些什么，好象有那么一瞬间的时间，心里头莫名地涌上那么一丝丝的悸动。

“你很奇怪，”她低下眼睑，努力地试着将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眼前的食物上面：“不是很多的男人喜欢听女人说废话。”

“是吗？”他不以为意地轻道：“你是指男人不喜欢听？还是你觉得自己在说废话？”

她抬头，因他的话而感到一阵楞怔，却随即因他眼角的笑意而跟着笑了：“都不是，”她觉得自己好象斗不过他：“只是大部份的男人不会浪费时间听女人说话。”

“那他们都在干什么？”

她怎么会知道：“听男人说话？”

她的回答让他嘴角并出一声轻笑，低沉富有磁性的笑声莫名地在她的心里头震起层层涟漪：“那么，”他举起手中的酒杯：“我应该不算‘大部份’的男人。”说罢，他一口便喝尽了杯中的酒。

思绪在她的心里头刹时变得混乱，她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只是，他的一举一动好象都在不知不觉当中牵动了她所有的情绪。

就像回到小学初恋他时的那个模样……

“要跳舞吗？”

“什么？”他低沉的声音唐突地打断她所有的思绪，她抬起头，还未能从记忆中回过神。

只见他以头倾了倾一边的舞池，伸了手之后又问了次：“要跳舞吗？”

她望向了一旁的舞池，柔和的灯光和海面映上来的月光，伴随着乐团演奏的八零年代抒情音乐，在不知不觉中仿佛多了种拉丁情调的浪漫。

她回过头，还来不及做任何的决定，他早已握上她的手，缓缓地朝舞池的方向走去。

他的手好大……

牢牢地环住她纤细的手腕，不断地传递着令人迷惑的温暖，她从来不知道记忆中的他在何时已经长得这么大，更不知道心中的那股混乱到底是怎样的情绪，一直到自己的脸颊触碰到他结实的胸口，她才意识到他已不是记忆中的小男孩，而是个成熟的男人了……

“时间过得好快……”

“什么？”听她说话，他必需半倾着身子。

“我还记得，”她抬头望向他诱人的黑眸：“刚认识你的时候，你才到我的额头，”他大概不记得了：“怎么一下子长了这么高。”

“我发育得很快，”他笑着伸手抚上她的头顶：“现在我只能检查你有没有头皮屑了。”

“可不是吗，”她喜欢他说话时语气中那股低沉的性感：“我还记得那个时候的你，可可爱爱的。现在大概是不能用可爱两个字来形容你了。”

“那你觉得该用什么字来形容我？”他语气里的笑意老让人感到迷惑。

季曼婷再度望向他诱人的脸孔，一股莫名的情愫快速地在她的心里头窜流。

英俊、诱人、温柔，抑或是……性感。

“我不知道。”她选择一个字也不说：“想到了再告诉你。”

他很懂得什么时候住口，在这种情况下，他往往只回给她一抹诱人的微笑。

悠柔的音乐让人莫名地沉醉，这样静静地依在他结实的胸口，竟会让她对戴门感到一种背叛似的罪恶感？

不对！不对！她急忙在心里头告诉自己；她可是在帮好友的大忙呢！她的任务是来堪查洛雪的弟弟是不是同性恋的，怎么会对戴门觉得罪恶感呢？

她又没做什么对不起戴门的事。

只是，一想到同性恋这三个字，她的脑子里随即浮现出那个乔治男孩的影像，她可没忘记，有那种男人在洛炜身边，铁定会造成不良的影响。

“对了，”她猛抬头的声音再度拉回方洛炜所有的注意力，望见他专注的眼神，她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只觉得喉间刹时变得干涩；她赶紧抿抿自己的

双唇，在支吾了一会之后，才开口接道：“那个叫乔治的男人，他……他是谁啊？”

“乔治？”他挑高了眉头，倒不晓得她为什么会突然提到他：“怎么了？”

“没什么，”她突然觉得心虚：“只是觉得好奇罢了。”

他笑了，对她的问题倒是没有太大的戒心：“只是一个朋友而已，”他又想了一会：“应该也称得上是工作伙伴吧。”

“是吗？”她怎么觉得好象还不只这样？

“在想什么？”看她低了眼睑，什么话都不说，他好心地又问了次。

想什么？

她楞怔了一会，总不能告诉他自己在怀疑他是同性恋的事吧？

“没有。”很老套的说法，心里头却觉得好象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洛雪似的。

当她犹豫了很久，才又准备抬头问他时，一个旋转却刹时让她无法做任何的反应。

舞池里的音乐，不知道何时已变成轻巧的爵士音乐，身旁原本稀稀疏疏的人群，也开始渐渐地涌上人潮。

方洛炜熟练地领着她，一圈又一圈地在舞池中旋转着，那种节奏的快感，好象在瞬间散拨了动感的因子，让整个身子都跟着跳动了起来。

这种舞，她一向只看过别人跳过，却没想到他也会……

“头很昏，对不对？”她看见他扬了抹性感的微笑轻道：“刚学的时候，我的头转都转昏了。”

“你学跳舞？”她很惊讶。

“嗯，”他还是扬着嘴角：“几乎什么舞都学过。”说着，他又转了她一圈。

“可是，”节奏让人很自然的舞动：“大部份的男人不会学跳舞。”

“我说过，”他将她拉近了自己的胸前：“我不是‘大部份’的男人。”说罢，又拉长了自己的手臂，转了她一圈。

现在她真的不懂了；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什么叫他不是“大部份”的男人？

如果他不是“大部份”的男人，那他就是“少部份”的男人啰！这包不包括他是同性恋在内？

她望向他英俊的脸庞，他总是扬在脸上的笑容，很容易感染到身旁的每一个人。

不管了！她决定暂时别去想这个问题；因为这种舞跳起来好象真的挺好玩的。

随着他将自己转得一圈又一圈的，她的嘴角也不自觉地盈上一抹笑意；节奏很容易迷惘人的思绪，她任着他带领着自己，在舞动中寻找另一种快感。

他是不是同性恋，暂时不是那么重要了……

“谢谢你今天晚上带我出去。”

也不知道几点了，回到家的时候好象都有点晚了，跳了一整个晚上的舞，到现在，脚都好象不是自己的似的。

季曼婷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开心过，虽然累，却玩得很愉快。

跟戴门在一起的时候，他不喜欢流汗，所以别说是跳舞了，只要是稍微激烈一点的运动，他几乎都不喜欢。